

天
地
人
文
大
學

◎ ◎ ◎ ◎ ◎

無與懼心

別克著 愚卿譯

注意

■■■■ 簡 要

著 者 蘇 聯 · 別 克

譯 者 愚 卿

出版者：東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瀋陽市馬路灣)

發行者：新 華 書 店 東 北 總 分 店
(瀋陽市馬路灣)

印刷者：新 華 印 刷 廠

29,001—39,000 (長) 一九四八年三月初版

定價：10,000 元 一九五二年四月四版

目次

第一部

無姓的人	二
恐懼	八
審判我吧！	一八
不是要死，而是要活！	三〇
潘菲洛夫將軍	四三
在三個月以前	五六
『雷桑克』馬與『馬底歷史』	六六
第一次行軍	七五
前進	八六
你來同我們殺殺試試看	一〇〇

第二部

再訪巴武爾章	一一〇
戰鬪前夜	一一三
與潘菲洛夫談了一點鐘	一二〇
公路上的戰鬪	一三九
你葬送了莫斯科！	一五七
公路上的第二次戰鬪	一六九
十月二十三日	一八四
十月二十三日下午	二一〇
我們在這裏	二二九
在看林人的房裏	二五三
八十七個人	二六五
早晨	二七六
在交叉路口	二八四
步槍，步槍，你能救我們嗎？	三〇〇
在瓦洛科拉木斯克曾見潘菲洛夫	三一〇

第一
部

無姓的人

(一)

「不，」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果斷地說道，「我什麼也不告訴你說。我見不得人們根據別人的敘說來寫戰爭。」

「爲什麼？」

他沒有回答，反而問道：

「你知道什麼是愛情？」

「我知道。」

「在戰前，我也認爲，我知道。我愛過一個女子，我也發生過情慾，可是這種愛情是不能與戰團中所發生的愛情比較的。在戰爭中，在戰團中會發生最強烈的愛情和最強烈的仇恨，這是沒有親身經過的人所想像不到的。你懂得什麼是心內的矛盾，什麼是兵士底責任心，即是我們所說的兵士底良心嗎？」

「我懂得，」我不很自信地答道。

「不，你是不懂得的。你不知道，恐懼心和責任心這兩種情感互相激烈殘酷鬭爭的情形。就是最

兇猛的野獸也不會像這兩種情感鬪爭得如此激烈。你深知勤苦耐勞者底良心，丈夫底良心，可是你不知道兵士底良心。你向敵人掩蔽部裏拋過手榴彈沒有？」

「沒有……」

「那你又怎樣能夠寫呢？」

「一個戰士隨同自己連的隊伍去進攻，敵人底機關槍向他射擊，他左右的同志先後中彈倒地，可是他仍然繼續向前爬進。過了一點鐘，一點鐘是六十分。一分鐘是六十秒，在每秒鐘內，就有一百次犧牲的機會。可是他仍然向前爬進。這就是兵士底良心，他的責任心。還有快樂！你知道什麼是快樂？」

「這個我大概也不知道，」我說道。

「對的！你知道愛情的快樂，也許還知道創作的快樂。大概，你的夫人告訴你說過慈母的快樂。可是，誰若沒有親身經過戰勝敵人的快樂，設立戰功的快樂，他就不會知道，什麼是最強烈的快樂。那你又怎樣來寫這種情感呢，莫非要贗造不成麼？在戰爭中，我讀過一本書，這本書不是用墨水寫成的，也不是用鉛筆寫成的，而是用鮮血寫成的。你又能寫什麼呢？」

我開始同他爭辯，可是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是不可屈服的。

「不然，」他果斷地說道，「你是不會寫出真情的……」

(二)

我費了很多工夫要找到一個人，能以敘說莫斯科近郊戰役的情形，能說出此次作戰的計謀和內情

並同時使我們認識什麼是戰役——考驗一切決定一切的戰役。

我不來敘述這種尋找的詳情，只說及最必須的情形。

我根據所研究過的材料知道，敵人於一九四一年十月和十一月間來進攻莫斯科時，一面企圖包抄我國首都，一面又以其主攻力量，沿瓦洛科拉木斯克公路，然後又沿列寧格勒公路從正面進攻。

當德寇已突破維亞茲瑪近郊的防綫，駕着坦克，乘坐摩托車和卡車向莫斯科進發的十月緊急關頭，第三百一十六步兵師防守住了瓦洛科拉木斯克公路的要衝，該師就是現在命名爲潘菲洛夫少將的第八近衛步兵師。敵人在十一月間向莫斯科舉行第二次進攻時，仍是在潘菲洛夫底戰士所搏鬥的那一方面楔入了陣綫。他們在離莫斯科城三十公里的克留科沃附近撕殺了七天七夜，協同紅軍其他部隊擋住了德寇的逼攻，並且陡然轉圍了歷史而擊退了敵人。

我到潘菲洛夫師那裏去時，我還不知道將給我敘說兩個月大戰歷史的那個人底姓名和官銜，可是我却相信，我一定會找到這個人的。

果然就找到了。

這就是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他在莫斯科近郊大戰時，是上尉，而現在，即經過一年之後，他已昇爲中校了。

我一看見他就不勝驚訝。

在同我認識時，他說出了自己的名字。我沒有聽清，又追問了一次。

「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他一個字一個字的又重說了一遍。

我聽到他的口氣中帶出一種奇怪聲調，當時覺得這是不耐煩的聲調。看來，他是歡喜別人能馬上聽懂他的話的。——我這樣想到。

我按照新聞記者底習慣，拿出了一個日記本來。

「對不起，你的姓氏怎樣寫法？」

他答道：

「我沒有姓。」

我聽了不勝驚愕。他說道，「莫梅什·烏雷的意思就是「莫梅什底兒子」。」

「這是我的父名，」他繼續說道。「我沒有姓。明白不？」

「不，一點也不明白。」

他看我一眼，不言語了。

只是以後，我們熟識了，我才知道，爲什麼他稱自己是無姓的人了。

「我原來是卡查赫人，現在還是卡查赫人。」他說道。

「在我們的民族中，有些人認爲他們是卡查赫人，這是不體面的事。當我在小學裏同俄國小孩們一塊讀書時，有很多卡查赫小孩都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俄羅斯人的名字；把庫郎別克改爲考俠，把紹爾班改爲科拉。他們都稱我爲波良……我聲明說：「我不叫波良，我原來叫巴武爾章，現在還叫巴武爾章。」可是小孩們見我還是叫：「波良！」我聽見誰叫我「波良」，就一拳打去而罵道：「波良？」我再看你再叫我「波良！」不？因爲不願意改名字，不僅是打得哭泣，而竟打得流血。後來，校長，明智

良善的老漢，把我們班上的學生召集一起，說道：「再不要稱他爲波良了，他的名字巴武爾章是很好聽的。」

莫梅什·烏雷想微笑而沒有笑出來。輪廓顯明的嘴唇微微一動，又合上了。

他的面容不帶那種人們所認爲東方人固有的斯文神情。有許多人底面貌，好像是塑成的，有的精緻可愛，有的馬馬虎虎不成樣子。巴武爾章底面貌像是彫刻的，而不是塑成的。就好像用利刀在紫銅上彫成的。沒有一條綫紋是柔軟彎曲的。

我看見他的面貌就引起了兒童時代的回憶。記得不是在麥因·里得，就是在菲尼莫爾。庫彼爾全集的藍色硬皮上押印着一個印度人底削瘦面貌側面像。我覺得巴武爾章底側面像很像那個凸面的押印像。

如蒙古人的微黑面色，顴骨微高，常帶着堅毅的穩重神氣，尤其是在憤怒時，顯出一對稀有的黑明大眼睛。

我看一看他，又是一陣驚愕。他這個激烈地表現民族自豪心的人，爲保護自己的卡查赫名字而竟打得流血，他又通曉語詞豐富的俄國話，能用俄國語敘說這些事情。他甚至在奮激時，也沒有說錯字句。僅僅，有時好像是故意說得慢些；我聽出了，他說卡查赫話時，說得快些。他拿出一枝香煙，兵的一聲將煙盒蓋上，毅然結束了他的話：「如果，以後你一定要寫我的事情，就請你稱我的卡查赫名字：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讓大家都知道：這是個吊眼角的卡查赫人，這是在草原上牧羊的牧童，這是個沒有姓的人。」

在初認識的那一天晚上，我就有幸，聽見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同才來到團中的初次參加戰爭的指揮官們談話。

他談到兵士的心情。他慢慢地發揮自己的意思，附帶談到了在瓦洛科拉木斯克公路附近一次戰鬥的情形。

我聽了心中一動。趕快把日記本拿了出來，坐在一盞沒有玻璃罩的煤油燈前，貪慾的把他的話記下來。我還不確信，這就是碰巧，却希望著：這就是我很久所期待的能够說明此次作戰的計謀和內情並同時使我們認識什麼是戰役——考驗一切，解決一切的戰役的篇幅。

在這次談話以後，我就乘機會，請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敘說瓦洛科拉木斯克公路附近戰役的全部歷史。

「不，」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答道，「我什麼也不告訴你。」
讀者已經知道我們所談過的話了。

我毫不懷疑，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這種態度，是不正確的。我所想的也就是他所想的：真理。我被他堅決拒絕之後，就再不去硬問他了，可是以後有不少的日子，我總是左右不離巴武爾章。他愛說話，並且很會說。一有機會，我就極力避免煩擾他，耐着性去記錄他的敘述。以後他就同我熟了。

我聽了巴武爾章朋友底敘述。才知道他生平的歷史。在學校中，人家給他起了兩個外號：一個是「大眼睛」，另一個是「商得米斯」。第二個外號的意思，就是不黏土。這原是一個神話中駿馬的稱號，因為駿馬奔馳得飛快，甚至它踢起來的塵土，竟黏不到它的身上。

有一次我向巴武爾章說道：

「終久我還是要寫你的事情，並且在某一段中定要提到你在學校時候叫作「商得米斯。」」

他微微一笑。這一笑就改變了他的面容。他那副如同用利刀刻成的嚴肅面貌，忽然現出了兒童的天真神情。

「那你就是一匹砲兵馬，」他和藹地說道。「你不要多心，我說這話是誇獎你的。砲兵馬拉著大砲走得很慢，難得叫它轉彎，可是如果它一轉彎，就會連大砲也拉轉過來。你算把我轉過來了……我現在要說出你所要聽的一切來……」

「請你把日記本打開，拿起鉛筆來。請寫吧：「第一章。恐懼。」」

恐 懼

(一)

「請你寫吧，」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說道，「第一章。恐懼。」

他想了—想，說道：『潘菲洛夫底戰士不知道恐懼，奔赴第一次戰役……你看，這樣開始好不好？』

『我不知道，』我不肯定的說道。

『老學究就是這樣寫法，』他冷淡地說道。『你在這裏逗留的這些天內，我故意叫他們把你領到那些有時會有兩三個地雷爆發，或是有子彈橫飛的地方。我想叫你嘗嘗恐懼的味道。也不用證明，不用你承認，我就知道，你也不得不去戰勝恐懼。』

『既然如此，那末你和你的朋友——著作家爲什麼憑空想到，打仗的都是些什麼超自然的人，而不是像你們這樣的人呢？爲什麼你想着，兵士是失掉了你們所固有的人類的情感呢？』

『也許在你看來，英勇精神是天生的吧？或軍需收發員在發軍大衣時一同發給了無畏精神，並在清單上寫道：「收到了，收到了」。

『我在戰爭中的經驗就等於在幾個軍事大學畢業，現在當了團長，我想，我有充分的根據，可以證明：不是這樣的！』

『當德寇侵入我們廣大國土時，他們指望的是什麼呢？他們曾確信，有一位「恐懼」將軍領導着坦克縱隊，隨同他們出發東征，一切生靈，一看見這位「恐懼」將軍，不是屈服，就是逃跑。德寇的這種打算，在我國是否實現了呢？沒有，是沒有實現的。』

『而我們，我所帶領的一營人，在莫斯科近郊所遇到的情形又是怎樣呢？』

『我們於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五日夜間所進行的第一次戰鬥，同時也就是同恐懼作戰。我營的戰士』

們就確信了自己的力量。過了七個星期以後，我們把德寇從莫斯科近郊驅逐走時，那位「恐懼」將軍也隨着他們竄逃了。我們終於知道，——也許是在此次戰爭中的第一次，——恐懼在背後追逐的味道了。

(二)

在十月中旬以前，即在莫斯科近郊的陣綫上的戰鬥尚未開始以前，我們沒有參加過戰鬥。

十月六日早晨，我奉到命令：緊急集合本營隊伍，開往最近的一個小火車站去。

那裏有一列貨車箱和敞車在等候我們。我們上了火車，當夜就開走了。往那裏開？在相當時期之前，連我當營長的也不知道。

看來，我們不是開赴前綫，而是往回開拔。列車在途中各站上都未稍停，一直馳往波洛克總站去了。

在途中有人通知說，在波洛克給我們預備好了午飯。可是，因為有人催着我們的列車快開，所以沒有來得及開飯。換車頭只費了兩三分鐘的工夫。汽笛一鳴，列車又開起走了。

當列車未開動之前，大家都很好奇地想知道，我們從波洛克究竟轉往那裏去。不久就知道了，是開往莫斯科。

我們的幾列火車經過各小站時，也不減低速率，各列車前後相隔約一兩點鐘工夫繼續向前疾駛。爲什麼調動我們，有什麼目的？不得而知。

爲什麼列車開得這樣快？從莫斯科又將沿那條鐵路，開往何處去？我們到何處停下來！不得而知，不得而知。

列車開駛的非常迅速，使大家又驚又喜。心中想着：可到真幹的時候了，可要幹事情了，要打仗了。

大家又是唱歌，又是說笑。在這些日期內，我們還不知道什麼是恐懼。在我們的列車上沒有恐懼的空氣飛翔，在奔馳的車箱裏也沒有藏着恐懼。

(三)

十月七日，我們下了車，開到瓦洛科拉木斯克城附近的森林裏，此地，在莫斯科以西一百二十公里。

我奉令到車站去見團長。

我還記得，在鐵路附近有一些不高的尖頂大鐵桶，上面粉飾着作掩蔽的灰綠相間的紋采花樣。這是裝煤油的鐵桶。

誰知道，不久我竟會看見，在十月的陰鬱天際，沉寂無聲，沒有火焰，也沒有烏煙，那些尖頂鐵桶一齊慢慢躍起，懸於空中，瞬息間就崩潰了，只聽轟隆一聲，但見火焰騰空，烏煙滿天呢？

我走進站房時，看見遠方有一列很長的敵軍，滿載着大砲，以後這座站房只剩下了四道殘垣，空空的窗洞上遺下一些烏黑的煙子。

只聽見有人叫我一聲。我看見了我師的砲兵團長馬林寧上校站在列車跟前。

『變節者，請你看着，』他說道，『好不好？』當他知道我原是砲兵連長，後來自願請求轉爲步兵時起，就開始叫我『變節者』。

大砲都是新的，上面塗着一厚層黑黃的擦砲油。

這是我師砲兵領到的補充，才運到這裏來的。

『唉喲，』我說道，『還有重砲哩。』

『我們將把這些河馬佈置得如堡壘一般……』

『難道我們會長久駐紮在這裏麼？』

『也許，會在這裏過冬。要接防瓦洛科拉姆斯克的工事區域。』

我覺得有些失望。看來，我們又是蹲在後方，又是當預備隊。

當時我還不知道，在前方的遠處，在維亞茲瑪以西，德寇突破了掩護莫斯科的防綫，希特勒在四天前向全世界廣播聲明：『紅軍已被消滅，往莫斯科去的道路已打開了。』此時，莫斯科在離城邊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公里的地方，緊張地造成了一道新防綫，這道防綫是以『遠郊要塞』載入史冊的。共產黨員所組成的各營隊伍都穿着便衣，從莫斯科各車站出發了，在出發的時候也沒有對他們訓話和奏樂歡送。他們的武器和服裝都是到路上才領到的。在我們尚未來到這裏一兩天之前，有步兵隊伍乘卡車，經過瓦洛科拉姆斯克城開往莫斯科海方面去了。隨後砲兵也開到那裏去了。莫斯科，——我所說的莫斯科有象徵的意思，是指着大本營、克里姆林宮、斯大林而言的：派了新的力量和武